書店浮繪三十六景

獨立書店尋訪記續篇

浮世繪巨匠葛飾北齋有名作《富嶽三十六景》，從山邊河畔、鬧市鄉郊、亭台驛道捕捉富士山嶽的四季面貌。其攝人之處，不只在《神奈川沖浪裏》、《凱風快晴》等領頭之作，而且在皚皚山嶺之下，搭配農民、樵夫、劍客、職人等的民生百態，二者一動一靜，相映成趣，如此平易近人，又令人印象深刻。

經過上回〈獨立書店尋訪記〉(見《思源》2021年11月號)之後，編輯們再度走訪城中的大小書室，發覺香港的書店風景好比浮世名繪，豐富多彩、目不暇接：先走進「一拳書館」，不只為風花雪月，也為凝聚城中大小人物，好書雅俗共賞；再登上富德樓閣，看「艺鵠」如何培育城中的文化雛菊；別過熙來攘往的鬧市，回歸「德慧繪本館」，與山麓相伴，細味書中旨趣；賞畫不只，我們更走入畫中：在「見山」看店看書，也看書店的人。今回就此送上四幅書店浮繪，和你一同迷上書店風景。

一拳揮出之後

訪一拳書館

■ 洪營娟

近年香港書店版圖變化微妙，不少歷史悠久的書店黯然退場，獨立書店卻驀地盛放。小書店各自開花、各有特色，單從店名已能感受其個性。位於深水埗，2020年9月創立的「一拳書館」(Book Punch)，取名靈感來自動漫《一拳超人》，名字勁度十足，開店宗旨也如創辦人龐一鳴所說：「我希望以一拳驚醒讀書人！」如此直接、有力。一年多過去了，很想知道這拳頭揮出以後，到底打得如何。

一拳不以書本填充空間，而是預留大片地方讓人看書、辦活動。

送貨叔叔和《李香蘭》

一鳴說，訪問前兩天，一名送貨叔叔送貨到一拳，等待簽收之際，看見櫃台有一本《李香蘭——山口淑子的故事》，拿來翻閱，卻發現是英文著作。叔叔慨歎說，自己對李香蘭的故事感興趣，但奈何英文不好，讀不來。一鳴聽見後，便告訴他書店將會舉行粵語作者講座，送貨叔叔很高興，馬上用手機拍下詳情，說會出席。

「我就是想做到這樣的效果！」一鳴說的效果，是把讀者和閱讀連結起來。「以往獨立書店的對象主要是『文青』，一拳要服務的，是不常閱讀，但對閱讀又不是全無興趣的一羣。這類讀者最需要支援，所以我們不只賣書，還會舉辦講座、工作坊，讓讀者先接觸作者或有趣的主題，有了互動，再對書生出興趣。」說到做到，一拳開業至今，每隔數天就有活動舉辦，數量多、題材廣，主題包羅文史哲、藝術音樂、運動、武術、飲食等，全都直接或間接地和書聯繫起來。

一鳴開書店前，從事社區工作多年，接觸的多是基層街坊、無家者、少數族裔等，「但我走進書店，卻很少見到這些人的身影。閱讀不分高低雅俗，如果書店只服務某一類背景的羣眾，很可惜。」他決心打破這道界線，

一拳賣書少有打折，但會送本地農作物、日用品以回饋讀者，藉此推廣本地產業。

短短一年多，已跟十多個社福機構合辦活動。例如無家者協會出版繪本，一拳便協助舉辦新書講座；另一邊廂，協會也安排無家者為一拳送飯、安裝書架……一切由書而起，由書而生。「很高興可讓街坊對這些無家者有更多認識！」一鳴滿足地說，把一拳發展成「社區教室」，都在他預計之中，但與參加者的互動，所帶的喜悅和滿足，實屬意外。

以人為本，不離尊重

一鳴認為，做人做事貴乎尊重，而尊重作者、出版社和讀者，也是開店初衷。「以往作者在書店寄賣新書，多由書店定好分成。一拳則不設限，由作者自定，這是對創作的尊重。」這承諾維持至今。

逛一逛一拳，會發現書的分類別具一格：「酒吧話題」、「無用之用」、「奇人異事」都是按一鳴的閱讀經驗來劃分。再看下去，還有按出版社索驥的「出版社你好」——出版社在出版流程中的貢獻，一鳴沒有撂下。「我們好像每年在書展裏尋找特價書時，才會看看市面上有哪些出版社。事實上它們有各自的出版理念和風格，值得讀者多留意。」

至於一拳對讀者的重視和心意，參加過他們活動的人應能領受。「一拳在賣書之外想做更多新嘗試，希望帶一個新的關係給出版社、作者和讀者。」推廣詩集，你以為只能舉辦優雅文靜的講座嗎？一拳可邀請了作者帶領導賞團，與讀者共遊南丫島，邊行山、邊唸詩、邊講生態。「我們要求參加者先買書，而這五十多人自此便擁有了他們人生中第一本詩集。」

與詩集作者邊行山、邊唸詩；和青少年乒乓球隊交流互動。

文藝活動不對口味？和青少年乒乓球隊員來一場切磋如何？不愛運動只愛吃？一邊聽作者談出版燒賣圖文集的經驗，一邊品嘗燒賣又可好？籌辦這些動態閱讀體驗活動是頗費周章的，但一拳為了讀者的需要，一個接一個地辦。「去獨立書店不是文史哲愛好者的專利，我們尊重讀者不同的閱讀需要，同時希望透過各色各樣的活動，讓這些需要得到肯定。」談到理念，一鳴總是一臉篤定，彷彿一切理所當然。

有燈就有人

請一鳴給不愛閱讀的年青人到訪一拳的理由，答案還是離不開「需要」。「一拳不只有書看，還有地方坐，有健身器材可用——總之你有需要便來吧。」這種「需要」，不只年青人才有。「獨立書店在選書和舉辦活動都較自由，它讓不同背景的人凝聚在同一時空中，大家回歸純讀者的身份，拋開理念上的分野，只為相同的興趣交流，也可藉此與理念不同的人溝通，加深了解。」在動輒爭論個臉紅耳熱，一言不合就劃清界線的年代，能提供一隅的寧靜，讓人稍息，好好治療躁動疲憊的心，便是書店最可貴的地方。

疫情反覆，對書店多少有影響。疫情相對緩和時，各類娛樂表演復蘇，人流比初開業時疏落不少；這兩年新出版物減少，對書店也有影響。前景未明，一鳴對未來卻沒有想太多：「仍然生活在這個地方，還有舉辦閱讀活動的自由和空間，便『盡做』吧。」他頓一頓，又補充說：「或者應該這樣說，有些東西你不想它消失，便『盡做』吧。每次活動還有幾十人來，來的都是新面孔，你就知道，還有人需要我們這樣做，而這也是我們的動力。」有燈就有人，堅持的理由何需宏大，何需複雜？

温柔的一拳

訪問至此，才發現一拳的剛勁都見於信念，它打出的，一直都是温柔的力量。記得《一拳超人》漫畫中有這樣的小片段：怪人要求崎玉（一拳超人）消滅自己，崎玉拒絕，只把拳頭輕貼在怪人的肚皮上，温柔地說：「這是剛開始吧，會變得愈來愈有趣的！」期待一拳繼續以剛柔並濟的姿態，應對瞬息萬變的時代，而且變得愈來愈有趣。

一鳴推薦中學生讀的書

香港燒賣關注組 X 點子編輯室 著
《圖解香港燒賣》
（點子出版社，2021）

由臉書專頁「香港燒賣關注組」和點子出版社聯合出版的燒賣「天書」，圖文並茂解説燒賣的「前世今生」，包括原材料、製作過程和食譜等。一鳴想年青人知道：「好書無分雅俗，凡事只要認真做，都可成為一種藝術、一種學問。」

一拳書館

深水埗大南街 169—171 號
大南商業大廈 3 樓

15 分鐘步行可達的就近中學：
九龍三育中學（高中部）
聖芳濟書院
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
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

好好閱讀　讀者優惠

中小學生：出示有效學生證，購買正價書籍，可獲 9 折優惠及獲贈指定禮物。

學校：買正價書籍滿 $2000 可免運費，滿 $3000 或以上可獲 9 折優惠及免運費。

鬧市中的「紅樹林」
訪問艺鵠書店

■ 周怡玲

一家書店，甚麼東西會令你留下深刻的印象？可能是上環半山小巷裏樓高兩層的書店，灰白牆身配黑色窗框，讓你感受閱讀是件精緻優雅的事；可能是基層和文青混雜的深水埗裏的書店，堅持不打折扣卻送你本地農產品，讓你感受到閱讀與社區的關係何等緊密；可能是荃灣商業高樓內的書店，坐在日式塌塌米欣賞窗外的青山景色，讓你覺得閱讀是一種享受。每家書店都擁有自己的特色，吸引人們前來看書、買書、參加讀書會，在銅鑼灣和灣仔熙來攘往的鬧市中，卻有一家書店，不同時候來訪，你都會發現它的面貌有所不同，彷彿無法用三言兩語說出它的特色。沒錯，說的就是「艺鵠」。

書店的百變形象

常逛書店的朋友應該對這個名字毫不陌生，艺鵠本來是 May Fung 創辦的非牟利慈善團體，協助管理富德樓部份單位。2006 年，專售英文書籍的曙光書店結業，三千多本書「無家可歸」，May Fung 便「收留」它們，2008 年在富德樓一樓成立艺鵠書店。書店營運至今十多年，搬上了十四樓，店員也換了好幾代。書店主要出售以人文、哲學、藝術、本土為主的書籍，近年獨立書店發展如雨後春筍，艺鵠在後浪不停推進下，有

着怎樣的定位？現任店長 Mimi 說：「艺鵠主打文化和藝術的書籍，市場比較小眾，選書時盡量揀獨立出版的書籍，也支持本地出版作品。」書店佔地一整層，書量卻不多，皆因每本書都是店長店員的私心選書，人們可以在寬闊的環境中，挑選到喜愛的書本到窗邊的座位，享受閱讀。店員 Jane 補充，希望艺鵠是個給人消閒的地方，「像旅遊景點，吸引人們來打卡、Chill 着看書的空間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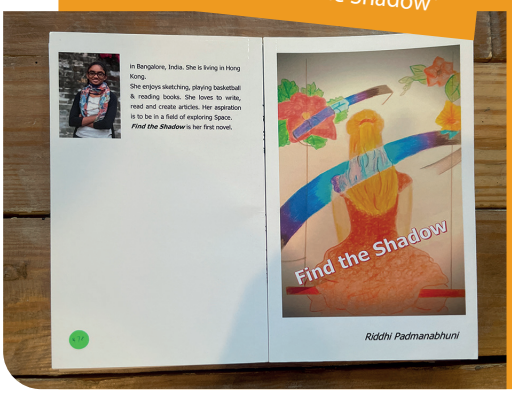
修讀視覺藝術的 Jane 在加入艺鵠前，已是書店常客，「當時在前店長的經營下，書店給我的感覺是『文青』、『高級』、『精緻感』。到我加入後，發現書店的彈性很大，會隨着不同人的去留，空間隨之而變化。」不料 Jane 反問我，書店給我甚麼感受？我環視一排排木製書架的另一端，水杯、微波爐、食物……如同一個小廚房，充滿生活的氣息。「沒錯！現在的艺鵠是『家』的感覺，因為我當這裏是家，也把這裏按心中理想的家的模樣佈置起來，哈哈。」Jane 一說到書店佈置，便興奮地一一介紹她的喜好，而當初單純因為喜歡閱讀而當上書店店長的 Mimi 也插上一句：「對啊，可能你下次來就變了樣，換了新店員的話，艺鵠也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。」

免費空間　「紅樹林」的使命

書店坐落於港島鬧市大馬路旁，佔盡地理位置優勢，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地，卻鼓勵人們來「打書釘」，相信你也跟我有同樣的疑問：怎樣營運？Jane 眼神堅定地說：「艺鵠有一個最大的優勢，是不用租金。」因為艺鵠是富德樓藝術文化單位的管理者，所以免卻了租金的壓力，營運書店有更大的彈性。Jane 續說：「艺鵠更像是香港的『藝術村』，連結不同的人。」她所指的，是連結富德樓內的單位，彼此互助支持，例如有一次，某單位的租戶晚上被困天台求助，未離開的人便立即幫忙；八樓的租戶膽粗粗拿着幾幅自己的畫作上到書店，希望供人免費取閱，她們欣然接受，後來更為他展出作品。有時也會跟租用艺鵠書店辦活動、展覽的人連結，包括少數族裔和 NGO，促進港人和其他族裔的文化交流。Mimi 補充說，她們選書盡量以非主流書籍為主，希望為讀者在主流書店外，提供更多書籍和視野上的選擇，她便隨即翻開一本《Find the Shadow》，這是剛來港不久的印裔女生出版的小說，別人在艺鵠便有機會接觸到這些小眾的作品，也通過閱讀加深認識不同生活圈子的人的思想。

艺鵠之所以不像其他獨立書店，擁有相當鮮明的「形象」，還可能因為它並不是純粹的書店，更像是石屎森林中的一片紅樹林，提供了充足的養分和棲息地給需要它的人。「我想艺鵠最大的貢獻是提供一個空間，幫助暫時未有資源的人，可以在不用擔心租金的情況下，更專注地發展文化藝術的創作。」Mimi 說。十多年來，成功例子很多，如《我們的舊課本》的作者劉智聰、《黑紙》、「香港文學生活館」等等，自號為藝文園丁的 Mimi 直言：「艺鵠提供空間給種子發芽，讓更多人自立，就算不是藝術工作者，也可以好好善用這個空間。」可以說，艺鵠跟富德樓二為一體，過去不少藝文團體都在艺鵠的「放養式管理」下茁壯成長，棲息過後飛去更大更遠的地方發展。當初「艺鵠」取名只為「ACO」（Art and Culture Outreach）音譯，如今看來，兩字的「艹」和「鳥」部首，好像早在暗示艺鵠的使命。

Riddhi Padmanabhuni "Find the Shadow"



艺鵠不時展出藝術作品。

閱讀之最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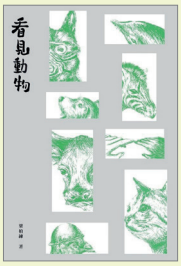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書本，最為人熟悉或令人對「艺鵠/富德樓」開始有印象的，是2018年開始在會展以外舉辦迷你書展，幾年來都吸引不少書迷前往，人流比預期多，卻不是她們想要的。訪問期間，二人不停強調「空間」，便是深知香港地價高企，空間對人來說很昂貴，尤其對閱讀和文化發展影響更甚。Mimi 憶述，有次一位法國女詩人在艺鵠的窗邊一角，用話劇形式分享詩歌創作，「哇，那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，一對一教授，沒有時間和空間哪做到？」她強調，這類活動其實對學生學習很好，不是「硬塞」，而是用輕鬆的方式分享文學，往往才是吸收的最佳途徑。她指只要不扼殺學生自由閱讀的權利，學生就可以通過書本認識不同的人、事、地，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。Jane 認為考試雖重要，但也要給學生機會認識自己，通過閱讀認識世界，多接觸外界事物，自然學懂如何思考，在書本中尋找答案。

在訪問當天，一位身穿校服、十多歲的男生走入書店，逛了一圈後，直接問店員要陳冠中的新、舊作品，我們在場聽到，既驚又喜。當我們常有錯覺，以為年青學生不愛看書，閱讀人口下降云云，但他們課外自由暢讀時的模樣像一記耳光，直教成人不要對年輕人有太多先入為主的想法。正如兩位店員強調，閱讀令你思考。而她們再三強調，很歡迎大家到艺鵠「打書釘」。課後或週末的空餘時間，讓我們走入書店，走入更遼闊的世界。

Mimi 推薦中學生讀的書

梁柏練 著《看見動物》
（藝鵠有限公司，2021）

「非說教式地談論動物保育議題，不停提出問題，令你思考更多。」



Jane 推薦中學生讀的書

傑夫．賈維斯 著、陳信宏 譯
《媒體失效的年代》（天下文化，2016）

「這本書有趣的地方是，不同人看會有不同的想法。到底媒體於全世界各個地方在起甚麼作用？到底媒體的角色、位置是甚麼？書中通過良性的討論，令你有批判性的思考。」

艺鵠

灣仔軒尼詩道365—367號富德樓14樓

15分鐘步行可達的就近中學：
聖公會鄧肇堅中學
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

好好閱讀　讀者優惠

全日制學生可享9折優惠。

悠然見翠巒

靜聽生命脈博的德慧繪本館

■ 周燕明

繪本必須擁有，時時翻讀

讀繪本是很特別的閱讀經驗。文字書讀完了大抵很少重讀，繪本卻帶着不斷重翻都趣味無窮的魔力，重讀也許是因為可愛或奇特的主角造型，也許是因為想像奇幻的畫面，也許是因為角色的一個動人表情或滑稽動作，也許是因為插畫師強烈的色彩風格，也許就是想把故事重温一遍。那經驗有點像重看電影，但觀影是隨時間流轉的過程，不會時時定格在一瞬間，繪本則會把人良久留在一片書頁中，最後連自己也走進了書中、畫裏，成為故事的一部分，跟故事角色共同經歷一段平凡或不平凡的旅程。所以，「打書釘」的速食讀法絕不適合讀繪本，你必得安靜坐下來，一頁一頁的翻，讓繪本畫家和作家用筆尖、顏料和文字帶你走進不一樣的世界，在那裏有生活點滴、喜樂憂傷、奇聞異事、探索歷險……把書合上，抬頭遠望，心情不一樣了，想法不一樣了。

走進荃灣南豐中心樓上的「德慧繪本館」，那一片落地玻璃外的翠綠山巒，和店主用心搭建的日式閱讀平台，使人不禁喝彩：「還有哪比這裏更適合慢讀繪本？」我們到訪時得到營運經理李慧敏的熱情接待，一眾人索性脱了鞋盤坐在平台上交談，想到一羣孩子可以在這裏坐卧打滾、看書聽故事，才樂透呢。繪本館雖有地利之便面對青山，也得有有心人善用環境優勢、洞悉兒童心理來打造閱讀氣氛。協助店主營運繪本館的李慧敏之前從事幼兒教育，無論在選書、編主題、辦活動、講故事等方面都能從兒童的角度出發，德慧不採「書店」之名而稱「繪本館」，也是為了給兒童和家長營造「圖書館」的感覺和氣氛，讓人進來就舒服坐下，好好閱讀。

開店十五年，從尖沙咀遷到荃灣，也換了幾個地點，經營之艱難可想而知。幸得來自台灣的店主對辦書店和繪本情有獨鍾，也不斷和李慧敏想新點子推廣繪本閱讀，結聚了一羣繪本愛好者，近年更主動到小學辦講座，可說小園花放，自成氣象。

成人先喜歡了繪本，孩子就喜歡

孩子的書是成人挑的，李慧敏對大人選書的口味深有體會，這也是她推廣繪本閱讀的獨特視角：「先讓成人喜歡讀繪本，孩子才會喜歡。有些家長來買書帶着功利目的，例如想孩子學知識、改變行為。記得有一位家長進店，很具體地問我有哪本書可以改變她孩子好自誇的缺點。通常我不會給他們一個答案和一本書，我會先選一些適合成人或家長讀的繪本，使他們先有共鳴，然後體會到該為孩子選甚麼書。」

我們請李慧敏親自示範，這位說故事能手馬上在書架上挑了《完美小孩》(法文原著 Michael Escoffier and Matthieu Maudet "Un Enfant Parfait")，就站在書架前逐頁向讀者演繹，儼然在跟孩子說故事的媽媽。這繪本畫風簡潔，場景生活化，故事卻非常超現實：兩夫婦到「孩子王超市」挑選完美孩子，買了一個聰明、負責任、有禮貌、愛整潔又安靜的完美小孩回家，開始時這孩子聽教聽話，事事合「父母」心意，使他們非常滿意，但終於有一回，孩子不願依父母的意願而為，鬧情緒了，這使父母很不滿意，覺得貨不對辦，帶回超市要求退款。誰知好戲在後頭，「不完美」的孩子這時候說：「我也要找完美的父母！」我們入神地聽李慧敏說故事，看着那些逗趣的畫面，開始時覺得「孩子王超市」的意念太神了，繼而慶幸夫婦倆能找到陪伴自己的乖孩子，慢慢又發覺這樣的孩子實在不對勁，「退貨」的情節更使人氣憤了：孩子不是貨品，不可以不喜歡就退掉啊。作為成人讀者，讀到這裏大抵已有所反思了，最後的情節當然更有當頭棒喝的效果：要求孩子完美的父母，有沒有反思自己是不是孩子心中完美的父母呢？

繪本的「愈療」作用

李慧敏說，關心孩子成長的父母有很多，他們甚至會帶孩子來找繪本「愈療」傷痛。例如有一位丈夫過世的母親，想藉着讀繪本跟四歲的孩子一起面對失去親人的創痛。李於是推介了《送給爸爸的小船》(英文原著 Jessixa Bagley "Boats for Papa")：小水瀨失去了爸爸後，媽媽鼓勵他把想送給爸爸的東西、給爸爸的信放到小船上送出大海，說爸爸會收到，一定很喜歡。小水瀨做的東西當然沒有送到爸爸手上，卻是給媽媽從放出的小船上取回，保存起來。一次偶然的情況下，這些保存起來的信和手工給小水瀨發現了，小水瀨這才意識到，其實他該寫信給媽媽安慰她，因為不只他一人為爸爸離開而傷心。

我不知道這位媽媽能不能平靜地給孩子講這個故事，李慧敏卻是平靜地說：「我鼓勵這位勇敢的媽媽嘗試，但不要勉強，要自己準備好了，才跟孩子一起面對。」

生死從來不是德慧繪本館要迴避的題材，因有宗教背景的關係，他們更能正面面對這個看似敏感的題目，「生命教育」正是他們想通過繪本閱讀推廣的。因此在書籍分類上，除了常見的家庭、親子、情感、公民、環保等主題，還特設「生死教育」。「死亡經驗跟年齡沒有直接關係，兒童也會面對自己、身邊的人、寵物的病苦死亡，要接受這是生命的一部分，學習面對逆境。」當孩子讀完這些生死故事，生了負面情緒如何處理？李慧敏說：「讓他們自然流露吧，無論孩子是感到悲傷、無助，甚至憤怒，他們需要把情緒釋放，也想問『為甚麼』。」鼓勵他們發問，才能探知他們的內心世界。孩子迴避、說反話反而是不想面對的表現，成人的聆聽、逐步探問可以幫助孩子表達出內心感受。正因為繪本可藉着動物故事、虛構故事或真實故事幫助讀者體驗、認識、面對生命的不同階段和處境，李慧敏認為繪本閱讀絕不限於兒童，近年大家已注意到繪本對老人讀者的作用，在安老護老的範疇應用。

作為語文編輯，探訪德慧繪本館後，除了嚮往那「悠然見南山」的書房外，也堪玩味的也許是李慧敏所說的，不帶任何功利目的——甚至不為學語文、增強閱讀能力甚麼的——去讀繪本，才能讀出此中有真趣。

李慧敏推介的繪本作家

日本：吉竹伸介、宮西達也、五味太郎

韓國：白熙娜

香港：貓珊、高佩聰

台灣：劉清彥

高佩聰《回家的路不再陡》

德慧繪本館

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264—298 號
南豐中心 19 樓 08 室

15 分鐘步行可達的就近中學：
荃灣官立中學
路德會聖十架學校
廖寶珊紀念書院

書不迷人人自迷

見山書店「一日店長」體驗

■ 馮曉琳

「扮工」一天

經常聽到有人説，不該把興趣當成工作，因為不論你有多投入於這興趣，一但變成工作，就像情人變賤內，失掉了愛情。終日處理稿件如例行公事，容易對文字出現「審美疲勞」。與生活形影相依的書本，偶爾也覺得有了距離。

這次，離開凌亂的辦公桌，和坐得墊子扁扁的椅，有幸來到見山書店當「一日店長」。不知道越過了海港，從書業上游走到下游，會看見怎樣的風景？和漫天書頁待上一天，能與書本重修舊好嗎？

早上，還未踏進店，已看見店主 Sharon 在裏面團團轉。她也沒讓我閒着，繞口令似的交待顧店須知：「打開電腦，在這裏可找到書的價錢，找不到的你來定價。」「客人買了書，就記在本子上。」「這是錢箱，坐下先數昨日餘額，關店前再算一次。零錢不夠，向隔壁大牌檔『唱錢』。」「這是鑰匙，關店後交給大牌檔謙哥。」「《就是香港》一會兒會送來，書放這裏。」「《人類羣星閃耀時》未到貨，留書的人來了請他們吃薑餅吧。」……她也不忘來個突擊測驗，問：「最近，在讀甚麼書？」

直到回過神來，她已衝上汽車，見首不見尾。忽然，店裏只剩我一人。

那天，天公並不造美。陰鬱的天、毛毛細雨，絕不是利市的天氣。本來，我不稱職地想：沒人來的話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「扮工」一天，讀自己帶來的書。

但是，不知何故，看見一桌的書，又開始有所期望：不知這本書會遇上怎樣的客人？哪一本會被買走，哪一本又會被留下？

買書的人

東張西望，每個角落的書早已各得其所，不宜打亂。惟有身旁數十本《就是香港》，是重量級的本地出品，而且是聖誕特別版，桃紅柳綠，放在門外十分搶眼。我心血來潮，把它們疊起來，再亮起一盞聖誕樹燈，做一個小小的聖誕書區自娛。

雨仍在下，但漸漸減弱了。一個年輕的「文青」女生進店，沒考慮多久就買了一本。我替她拿新書，她卻說想要插上乾花的。原來她沒看過這部季刊，但看見這樣擺設很有「氣氛」，很想帶回家應節。那不過是在窗邊撿到的碎花，隨意插的，沒想到竟成了書的襟花。只希望她不只被包裝吸引，更會迷上這本內容扎實、製作用心的香港書誌。

第二位客人，是個穿黑色皮外套的短髮女生。她一來便問：「這裏最暢銷的書是哪一本？」我確實不懂銷情，但要是說「我新來的」又未免失禮。於是，我拿

起《老派少女購物路線》，那是台灣作者洪愛珠的書，談細膩的感情，也談家族的飲食史。銷量不知，但肯定值得一讀！上次在見山，在同事大力推薦之下購得此書，幾天便讀完了，回味無窮，忍不住地向客人「劇透」了許多精彩內容。

短髮女生接過書，翻也不翻就拿出八達通付錢，我想：她應該被嚇壞了，想逃了吧。「八達通機」竟然在此時故障！女生爽快地說：「我沒有現金。書，你替我留着！」兩三小時過去，我心裏一沉。書，多的是，但這位客人大概不會回頭了。只是，她不但回來了，還帶來兩位朋友。看着她拿了書，撥撥短髮，揚長而去，心中有某種感動湧上，畫面在腦內揮之不去。

雨忽爾轉大，關門避雨之際，迎來一對情侶。二人身材高眺，爬上閣樓時動作有點滑稽。他們一直在二樓嘻嘻哈哈，男生向女友解說每本書，我心裏和應：「對啊、對啊，買它們吧。」良久，男生下樓，向我問價，我一看，竟不是書，是本地畫師的明信片月曆，難免有點失望。不過，買書是個人自由，不能勉強。誰知二人離開前，雙雙捧着兩三本，男生多買兩份月曆，一份給自己，一份給愛人。他們在書店門前留影，抱着書，微微一笑。向兩位送上薑餅，空中散發書香之外，也飄着甜蜜如肉桂的香氣。

此時，Sharon 傳來訊息：「開齋了咁勁？」頓時嚇了一跳，難道店主真是有天眼的「神龍」？應該是情侶把相片上傳到社交媒體吧。既然「開齋」，我的膽子就更大：客人說起女明星寫下千字文章，嘖嘖稱奇；我心有不甘，把女作家的書放到最前——會寫作的女子本來就很多啊！內地學生購買本地文學雜誌，我們勸她多買幾本，投稿新詩！當編輯不常接觸讀者，對於書能否被人青睞，相對被動。換了位置，親眼看見人們因為讀書而喜悅，一種賣書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雨滴滴答答的下着，客人緊緊地保護着所買的書，隨着風雨飄到城的某個角落去了，但願書和人都一直安好。

不買書的人

正因為直面讀者，我也親身體會到，並非人人都愛書。一個男客人進來，煞有介事地說：「我只是翻翻而已，不要對我抱有期望。」沒關係，翻翻也好。他自說自話，說一本小說內容不怎麼樣，為何賣得這麼貴。書真的貴嗎？一本書的成本包含稿費、編輯、設計、行銷、印刷等開支，發行商一般以書價五折取書，書店約以七折價錢買入，實際利潤大約三成——前提是取的書都得賣出。在租金高企、物價昂貴、買書人口不斷萎縮的香港，出版的上中下游，皆是苦業，本本皆辛勞。男客人始終找不到他認為「有價值」的書，但我仍然深信，世上一定有屬於他的書，只要他日遇上了，他自然明白書的價值。

兩個穿着校服的女孩，沒有買書，在店前的空地聊天。其中一個說她特別喜歡小店的氛圍。這裏和燈火通明的大書店不同，人們在樹影下靜靜地坐、慢慢放空，不愛看書的來到這裏竟會想讀。書店造就了讀書的氛圍，是書和書、書和人、人和人互相觸碰交流的地方。書店的價值，也沒法只靠銷量來定義。

每有親切的客人走近，我只想到機會難得，就忍不住互相分享好書，特別碰到跟自己口味相近的讀者，越是起勁。興趣不能成為工作的魔咒，在書店店長身

上，大概是行不通的。此時，另一位店長 Jess 來了，他從旁邊的大牌檔端來法蘭西多士，與我分享。客人一來找書，他就馬上回應。見識到真正店長的風範，暗暗佩服。

Jess 一轉身，盯着角落裏的《微塵》，是楊牧先生的手稿詩集，十分珍貴。此書開度大，客路窄，進書一段時間也賣不出一本。一般書店大概馬上退書；Jess 默默地把書推出去，抬到射燈下的當眼位置。編書，不能只編好賣的書，也要編值得賣的書。書店，也不應只賣好賣的書，更要賣值得賣的書。書店的強烈個性，相信也是它受到讀者支持的原因。

迷上書店風景

天色漸暗，風雨漸大，書店的燈光更顯得温暖光亮。有人為發現尋覓多時的愛書而驚喜，有人為讀到意外地好看的書而興奮，有人為讀到要緊的情節而皺眉。店裏一直忙着，要不是有人來店告知，我們也不知已掛上颱風一號戒備信號。書本使人迷倒，讀書人的風景更攝人心神，原來已成了書井之蛙！

營業至傍晚，客人逐一離去，剩下最後一個讀者在閣樓，一邊拿着書，一邊用力地寫作。書店的強大魔力，令人身陷其中，旁若無人，彷彿已透過書本、透過文字，通往另一個宇宙。有歡愛之書，便有迷戀之人；有迷戀之人，便有坑陷之書店——「書不迷人人自迷」。只要仍有一個人喜歡、沉浸在書店之中，它便有亮起燈的理由。

我蓋上錢箱和賬本，回到店長對面的客座上，翻看當日帶去的《情熱書店》。日本獨立書店 Madosora 堂店長小林先生在書中道：

「我在經營書店的過程中發現，若以『施與施』(Give and give) 的態度看這個世界，自己的心情就會放鬆下來。而且我有一種感覺，就是將自己擁有的東西大方地獻給大家，大家會以同樣的方式支持我們。」

這是一個經營書店極其不易的時代，書店的營運容易被書的銷情牽動，但是一些書店店長仍然每日煞費思量，將「值得被看見」的書，以最好的方式呈現於客人的面前。假如，我們都站於同樣的立場，維持一家書店就不應單靠書店一方的努力。好好地珍惜書店，熱情地回應他們的用心，買書、讀書，一同守護這片寶貴的風景。

聞說葛飾北齋的「名所繪」之所以如此引人入勝，是因為他以一種當時新進的顏料「普魯士藍」來繪畫天空和流水。這種顏料完美地渲染紙上，層次分明，表現出前所未見的鮮明色感。儘管某些獨立書店已不是一兩年新鮮光景，但是由於她們總是願意打開大門，接納四方八面而來的新意念，使得書店不斷併發出新面貌，為城市抹上一層「普魯士藍」。書店何止三十六景？只待你我裏裏外外，看個究竟。思